

北京杂文选粹

瓜田 著
北京出版社

那匹可怜的老马是我



北京杂文选粹

那匹可怜的老马是我

瓜田 著
北京出版社



西安政院201 2 3134456 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杂文选粹/北京杂文学会编.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
ISBN 7-200-04546-2

I. 北... II. 北...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8782 号

北京杂文选粹
那匹可怜的老马是我

瓜 田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32 开本 47.75 印张 955 000 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0-04546-2/I·723
定价: 全套 100 元 (共十本)

序

徐惟诚

这一组杂文集都是北京市杂文学会会员的个人作品专集。

为了推进杂文事业，北京市杂文学会曾经陆续编辑过几本会员的作品集，但都是集合一定时期中众人的作品。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展示某一阶段北京杂文的水平，也是北京杂文前进脚步的记录。而且，佳作荟萃，亦颇有可观。如今，会员日增，各有不同的风格，为适应杂文爱好者欣赏、研究的需要，出版一部分会员的作品专集是有必要的。经过一年多的筹划，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出版社的支持下，这件事终于办成了一个开头。这次先出了十本，我们希望这件事还能继续办下去。

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如雨后春笋。随之而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也产生急剧变化。无数种新观念异彩纷呈。美与丑的界限变得那么模糊、不确定。包装与实质的背离使人目眩神迷。古代哲人曾经有过“多歧路”的哀叹，今日人生的各种机遇、挑战与陷阱更在过去年代的若干数量级以上。在这样的年代，是更加需要杂文的，更加需要那种简短、明快、一针见血的解剖刀，更加需要能无情地撕破各种精巧的伪装来揭示一些人和事屁股底下的旧纹章，更加需要洞察事物的发展趋势。一句话，更加需要杂文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利益，认识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和方法。当然，也需要杂文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艺术享受。这就向杂文和杂文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杂文能与时代同步，更加繁荣，希望有更多受到读者欢迎的杂文作者涌现。当然也希望北京市杂文学会的会员作品专集能继续出版，出得更精彩。

2002年2月

世相一瞥

北京报摊与申奥	3
申奥还得办实事	5
跟电视讨还生命	8
荒诞止于科学	10
可怕的配套	12
旅游是给别人看的?	16
潇洒谢幕	19
媒体,你到底怎么了?	21
咱们是一群大傻瓜	23
整天被强暴的滋味	26
龙多了不下雨	29
下一把,与谁“共舞”?	32
球迷挨揍怪谁	35
比鬼更可怜的,是人	38

目录



看台人语

笨拙的四平市长	43
倒塌的不光是城墙	45
失落了的目的	47
尴尬的还不是记者	49

目 录

试着削削自己的“把儿”	51
唐国强把“特型”“将”了一“军”	53
央视老毛病:要“好儿”心太切	56
政客做秀与观众的好恶	60
请吝啬一点你的掌声	62
国家不能当这个“冤大头”	65
名人的失落与凡人的憬悟	68
老年雪芹之烦恼	71
一颗老“歌星”的陨灭	74

咬词嚼句



卡拉 OK 断想	81
“提前竣工 × × 天”探幽	84
缺钙	87
从好事中发现坏事	90
“图官害命”与“图财害命”	93
“跨世纪”之我见	95
也说“速配游戏”	97
该叫什么就叫什么	100
看法国人的“法语情结”	103
也说三毛和乌中欣	105
散文当然不能虚构	108

案边遐思

不谅解备忘录	117
人,真的很脆弱	121
圈里和圈外	128
好事干吗偷着干?	126
把硬币的两面都给人看看	130
那匹可怜的老马是我	133
也说“孩子们的追求”	136
一个拙劣的小马屁	141
沟通的难度	143

目 录



世相一瞥

北京报摊与申奥

北京人的工作效率还是不低的。一听说有权敲定申奥结果的评估委员们要来中国，街道立马干净了，楼面也刷新了，连报摊也大部分销声匿迹了。

大批报摊被取缔，人们买张报纸、买本刊物颇觉不便。当然，你如果愿意多跑一点路，仔细寻找一番，也许会发现一个报亭。只是你探头探脑伸酸了脖子，也不容易看清里面卖些什么。

于是，瓜田先生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报摊是不是像垃圾一样，是急待清除的脏东西，不清除就会影响市容？北京到底能不能设报摊？到底设立多少个报摊，才符合申奥的标准？世界上的各大都市，在申奥期间一般都摆出多少个报摊，比较妥当，有没有什么通例可循？

在此之前，瓜田先生还一直傻乎乎地为北京骄傲呢。北京的报摊在全国可能也是最多的，这使北京的文化味儿很浓。我去过南方的一些城市。那里报摊很少，满街满巷是穿着拖鞋打台球的小伙子。在随便哪个视野内都能找到台球桌。瓜田毫无非议打台球的意思，打台球总比打麻将要强。但若是同读报读刊比起来，还是后者值得鼓励和赞扬。我不能想像，一个城市里没有几个报摊，或者干脆就没有什么报摊，市民们根本就没有买报纸的习惯，这城市会有什么文化可言。如今看来，瓜田又自豪错了。报摊已然成了见不得人的玩意儿，客人来了必须藏起来，以免丢丑。

不知道这次大撤报摊是应付申奥的临时之举，还是市容管理

部门的长期性举措，认为报摊太多了，要严格限制。瓜田先生以为，判定报摊是多是少，恐怕不宜一两个人说了算，要有各方面专家的论证，还要有一定数量的读者调查。报摊如果超量，摊主赚不到钱，不用别人赶，自己先就改弦更张了。如果生意好，就说明市民需要。这本来是一道文明的风景线，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设施，这是给北京贴金的事，怎么反倒认为是累赘呢？

瓜田先生在中午散步时见不到报摊，马上就想起了冯骥才先生的一个短篇小说。一个音乐家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偶然发现了一把世界名琴。这是一把举世罕见的小提琴，一试音儿，还是名琴的动静儿。这音乐家高兴得要发疯，出了大价钱，要买这把琴，而且马上回家取钱。等取钱回来，名琴不见了。原来，这善良的农民觉得人家给这么多钱，买这样一把旧琴，太不够意思，于是特意找来油漆，厚厚地刷了几层，使这把琴“焕然一新”。这愚蠢的举动使音乐家欲哭无泪。但愿北京这座文明古城的一些好东西，不要因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会搞得面目全非。

报摊一定会影响交通和市容吗？未必。解决这种技术性问题，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反正是判定报摊是不是垃圾要简单得多。

2001年2月18日

申奥还得办实事

申奥无疑是一件好事，绝大多数人都拍手赞成。但具体到如何申奥，想法和做法大相径庭。

以今观之，对申奥，务虚的大大于务实的。拿申奥说事，出怪招，搞名堂，现在已经蔚成风气。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熟悉奥运精神，而且体现了奥运精神？中国到底人均有多少体育设施和场地？到底有多少人认识到体育的重要，而且身体力行，每日健身不辍？比方说，能坚持做工间操的有多少人？能进健身俱乐部的又有几个人？美国女足的背后，有数以百万计的业余球员，中国女足背后也就只有几千个爱踢足球的姑娘。再看看国人的体质。这二十来年，中国人的伙食不能算太差，可你到大澡堂子或者游泳池看看，不是太胖就是太瘦，健康、匀称、肌肉有点力量的，为数不多。瓜田总想设计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从美、英、法、德、意、日、俄、中等数十个国家的首都街头，随机取样，截住十名到二十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色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让他们在比赛场上分组摔上几跤。这办法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各国普通国民在体质上的差距。老实说，我对中国小伙子在这种场合的比赛成绩，一点也不乐观。前些时候，剑桥的划艇队来中国跟清华的划艇队比赛。在电视上大家看到，清华是“一水儿”的小眼镜，而剑桥的选手，几乎没有人戴眼镜。还没等比赛，清华已经在“眼保健”上输了一场。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国民体质没搞上去，即便是囊括了奥运会的所有金牌，只能说“竞技体育”搞得还可以，离体育大国还有十万八千里。一旦有了战

争，尽管个个爱国爱得厉害，照样吃败仗。

瓜田不是说，国民体育素质太低，就没有资格筹办奥运会，相反，或许正因如此，才更需要搞一把奥运促一促；瓜田想说的是，想申奥，就应该看到自己的薄弱环节，努力弥补自己欠缺的东西，让人家看到，中国人离奥运精神越来越近，而不是只搞一些花架子，以热闹的气氛和唬人的声势取胜。“迎申奥”加强市政建设？不，申不申奥，市政都应该搞好，咱过日子不是给别人看的；“迎申奥”的哥学外语？不，申不申奥大家都该学外语，国际大都市就该有这个水准。

今年9月的奥运会之前，瓜田碰巧出访悉尼。当时那里实在是没有什么“气氛”可言，只不过在几条主要街道上挂了几条印有奥运标志的布条，不注意很可能被忽略过去。这同当时北京为申办“八年后奥运”那“新北京新奥运”的气氛比起来，逊色多了。我们问当地华人，为什么没气氛。他们回答说：澳洲人注重实际，不像中国人爱搞花架子。再说，搞气氛要花不少钱，这钱谁掏？纳税人的钱是可以随便花的？这回答让我们目瞪口呆。事实已经证明，悉尼人不搞气氛，奥运会照样开得不错。

中国的申奥造势非但远未结束，似乎还有方兴未艾之势。有组织申奥晚会的，有画申奥百米长卷的，有征集中奥万人签名的。最近的一个新举措，是《北京青年报》上刊登的“中国结”运动。据报道，中国人民大学的学子们正在编什么“中国结”。他们要用2008根线，编成2008个大小不一的中国结，拼成五色申奥标志。据说，由此北京就开始掀起“人文奥运的热潮”。报上说，以最快速度编成一个中国结，要两个多小时。就算两个小时编一个，2008个中国结要花费掉大学生四千多个小时。瓜田为此感到心疼。谬种流传，据说其他大学也在跃跃欲试，连清华附小等小学的孩子也开始编中国结。真不知这“中国结”要编到哪里去。我就纳闷儿，大学生、小学生，不好好地学知识，浪费

大量宝贵的时间，编这些劳什子，这到底跟申奥有哪门子关系？莫非靠这玩意儿感动投票的评委？连大学生们也被卷进来胡闹，足见申奥的活动越来越离谱，越来越多的人走火入魔了。现在，有必要泼点冷水。否则，明天会有人画出 2008 米的申奥长卷，有人会用 2008 块石头砌出一座“申奥山”，说不定还会煽动起 2008 名中学生写出申奥的血书来……这样，以忙于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为时髦，干正经事的人自然就越来越少。

宣传也在逐渐变味：奥运会似乎成了我们的命根子。北京的过街桥上挂出了这样的标语：“奥运会——我们的追求与梦想！”唔，原来中国人是孤注一掷啦，办不成奥运，我们连追求和梦想都没了！八年前搞了一次“志在必得”，闹得全国百姓沮丧了大半年，莫非历史还要重演？奥运会是什么？不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会吗？争不上咱就不活了？把奥运会说成我们的追求和梦想，外国人会不会笑话中国人太没出息？争不上，就“梦断奥运”了？就算是争上了，也总有开完的时候吧？开完了、梦醒了怎么办？接茬儿申请下一届？

瓜田现在心情很矛盾：一方面，希望确定举办城市的投票晚一点，北京借点光，好好拾掇拾掇，哪怕就是把临街的楼面粉刷粉刷，市民也能得点好处；另一方面，则希望快点投票，不管成败，赶紧定下来算啦，免得无聊的人们又闹腾出什么新花样。

2000 年 11 月 20 日

跟电视讨还生命

电视的发明，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容。与此同时，人们的大量时间，或者干脆说生命的一大部分，被这个方匣子给掠夺去了。瓜田曾从报刊上看到西方一些国家做过的统计，准确数字记不得了，但每个人看电视所花的时间，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则是确定无疑的。中国的情况，只能比这个数字大，决不会比它小。看电视的时间付出，也有规律可寻：经济发达的富裕地区，由于经济活动活跃，人们忙着赚钱，看电视的时间就少；贫穷落后地区，赚钱门路少，生活节奏慢，人们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时间就长一些。中央电视台的大腕到广州出差，出租汽车的司机不认识他们，他们很奇怪。其实，在广州大家都忙着赚钱，根本顾不上看你大腕在电视上的表演。在同一个地方，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工作学习计划性强、自律甚严的人，看电视较少；生活漫无目的、得过且过的人，看电视就多一些。

电视机买回来不就是看的吗？电视里不是有不少好看的节目吗？电视里当然有好节目。但就算电视里全是山珍海味，你敞开肚皮，每天吃上三倍的食量，也会吃出病来。更何况，绝大部分是“文化快餐”，知识含量已经稀薄得捞不起什么来了。电视业由于管理机制改革缺乏力度，制作观念经常滞后，从业人员文化素质过低，致使各种节目质量不高。电视剧拖泥带水，内容贫乏，常常只能靠低俗的耍贫嘴、恶作剧过日子；娱乐节目和信息节目，也是千台一面，互相克隆，十分乏味。让我们把绝大部分

晚上和节假日时间交给电视机支配，实在不是一个聪明之举。

有这样一句朴实却极有见地的话：看一个人如何安排自己的业余时间，便知道他有没有出息。因为上班的时间，大家都一样把精力全都付给了本职工作。这就像是体操运动员的“规定动作”。要想有与众不同的发展，当然要有大量业余时间的投入，在“自选动作”上下工夫。要长本事、长知识，就必须在业余时间多读书、多学艺。你跟大家一样，每天傻乎乎地看几个小时的电视，还想开拓出与众不同的令人艳羡的前途，岂非异想天开？

我们可能从电视肥皂剧中看到了无数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但却因此而顾不上坐下来，跟妻子说说情话，同孩子谈谈他春游的感想。如果一个家庭吃完晚饭，二话不说，大家都两眼直勾勾地跟电视机较劲，那么十有八九可以断定，这个家庭的婚姻质量和生活质量可能会日渐平淡化、粗糙化，这个家庭的成员要想有太大的提高和发展也不大容易。这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给自己留出充电的时间。瓜田原来一直坚持认为，一个人看电视总比打麻将强，多少能学点什么知识。现在看来，大谬不然。一个被电视机主宰的人，已经从根本上失去了自我；而一个打麻将的人，在那里摆弄一堆牌，分析敌情，迅速做出决断，这毕竟还是一个指挥作战的“统帅”的感觉呀。

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理应由自己来支配。你看过了一万个家庭的悲剧喜剧，代替不了你自己谈恋爱，娶媳妇，过日子。你看过了八千场体育比赛，代替不了自己的身体锻炼，保证不了自己的健康。当你老迈年高，瞪着昏花的眼珠子回首往事时，感到乏善可陈，原来，大部分时间用来看电视，看别人怎么活了，没工夫品味自己生活的味道，这岂不是太亏了吗？

1999年12月29日